



萌宠不是鱼



一场智钓不羁金龟婿的超快感体验



YZLI0890108434

钓宝不是鱼



艾小邦



YZLI089010843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宝不是鱼/艾小邦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1

ISBN 978-7-5125-0293-2

I. ①多… II. ①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21442号

多宝不是鱼

作 者	艾小邦
责任编辑	郑湫璐
统筹监制	葛宏峰 何亚娟
策划编辑	燕 兮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郭蕊馨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9印张 208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293-2
定 价	2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体验式闪婚 5

第二章
狼狽初体验 41

第三章
“醉”初的甜蜜 96

第四章
上海的诱惑 103

第五章
情感大乱局 122

第六章
恋爱攻心术 146

第七章
云南历险记 170

[目 录]

CONTENTS

第八章

相亲钉子户 229

第九章

逼婚进行曲 246

第十章

不结婚的秘密 254

第十一章

最坏的结局 272

第十二章

最好的结局 279

第一章 体验式闪婚



厉总编看着「体验式闪婚」几个字，
迟疑了，她思考着，
表情难以捉摸，
易朵朵心里打着鼓，
就像等待一场判决。
厉总编的手抬起来，
易朵朵心里一声巨响，
用手捂上了眼睛，
慢慢地，透过指缝，
她看见厉总编擦掉了
下面一个「婚外情」的选题……

按说眼前的男人应该是莱奥纳多，可又着实看不清，怎么确定？

在这样暧昧迷蒙的雾色清晨，他一身寒气闯进屋里，几下就脱掉浅灰色西装甩到一旁，露出内里的黑色衬衣。脖颈处，没扣上的两粒扣子松松散散，从中散发出一阵男香，凛冽袭人。

“我爱，我找寻着你，用尽我现实人生中的日日夜夜，生生不息。”

“这位帅哥，你，你确定在找——我？”

“是。告诉我，我爱，你为什么逃到了我的梦里？”

“啊……你的梦？做梦吗，这是？果然……”

“不，”修长的手指轻轻掩上面前这发出质疑的嘴巴，“这是我们的梦，你梦中有我，我梦中有你。这个梦由我们一同创造，你怎不知？我们共同探索穿越之前的两层大梦，度过几生几世。在这第三层，我们继续，永远爱下去……”

那双细长上挑的俊美双眸缓缓逼近，深情满溢，棕红色饱满湿润的双唇诉说着欲吻的冲动。

“别，先别……照你这么说，那么我也可以自己安排这个梦的内容了？”

“当然，我爱，这随你。”

“那，我想要金库、宝藏……”

“砰砰”几声枪响顿起，对面的俊脸升起惊诧又痛楚的表情，整个儿人向后仰去，继而又是连续几声，这酷似莱奥纳多的美男在瞬间缩小成一团黑色烟雾飘渺散开，抓也抓不住。

“bullshit！”

易朵朵骂过一声，挣扎着爬起来。尽管不知外面是谁，擂门的力度和强度持续增加，她还是舍不得完全清醒，慢腾腾地回味着



刚才未及实现的好梦。

人说，梦是日常生活的延续；是超能的黑色投影；是人在仙界行走的痕迹。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解读是，梦是外星人的阴谋，而易朵朵对这最后一种解读一直十分着迷。

很自然，此梦是拜昨夜那部电影所赐。虽然电影上映时曾火得不得了，但昨晚她边观影边狂啃大红果儿冰棍的同时还是暗自表达了一些不屑，在她看来，类似的想法早在她刚会做白日梦的时候就已经产生过了，所以对她而言，这种桥段也不足为奇。唯一可惜的是，她对自己这种超前创意的估价偏低，况且，也没人能为此作证，以至于后知后觉错过了这种变现的好机会。

易朵朵脑子里分析着，脚却被客厅地上散落着的几支画笔硌到了，低头看见昨晚看过电影后一时兴起涂抹的鬼脸面罩，再听听暴躁无礼的敲门声，嗯哼——顺手拾起来就扣在了脸上。

门外敲门的男孩此刻正晃着脑袋东张西望，转头看见开门人身材瘦小，脑袋却比一只篮球还大，正咧着一张大大的嘴巴向他打招呼，而怪物身后这间朝北的狭小房间，光线本就不足，更大大增添了惊悚效果。那男孩自然没有这种心理准备，顿时丢魂失魄，全然不知所措，“匡当”扔下手里的一只大盒子转头便跑。

易朵朵半眯缝着眼睛打量，看出这大概是新来的小门卫，应该是昨天看她没在就帮她签收了快递。这会儿再看男孩那仓皇逃走的背影，似乎还不过瘾，就亮着嗓子又补了一句：“小子！以后敲门轻点！”看到那男孩在楼梯口就地蹿了起来，她终于扔掉面罩，

无可抑制地放声笑开。

其实，熟悉这里住户的快递员或是门卫都对易朵朵小姐的恶劣秉性有所了解，也对她不时变换的出镜形象见怪不怪，所以即便有时她涂了多半张脸墨水还毫不自知地现身吓人，也不会让他们觉得稀罕。大概每两周，她都会收这么个来自美国的大号包裹，内容很值得猜测。只是她接包裹时的表情从来都一样，硬是不像其他小姐那样能多表现出一点期待。

“……不期待，不喜欢。嗯，我一直都这么说！除了这些必须的东西，拜托听我的行不行？不要再给我搞这些不知道什么人用过的衣服和包包……多大的牌儿？我不认识，用不着，留着你自己用吧。”易朵朵对着电话一气讲完，冷脸挂断，然后稀里哗啦地把盒子里的各色物件倒腾出来。Lamer、Chloe、Dior……满床铺陈开了一派香艳奢靡。纸箱底部，缩着两只有些显旧的手提包，她拿两根手指提溜起来看也不看，一脚踢到床下边了事。最后对照着本子上各个牌子的记录，把床上的一件件丢来丢去分成两堆，各自装进两只不同颜色的棉布袋子，提起其中一只出了门。

正是北京城的四月，一贯的好天气，空气里开始弥漫起冻土融化后的那种润泽温暖的味。易朵朵大口呼吸着，在被梧桐树的枝丫折散的日光中，不时跳腾几下，就这样一直走到人流渐渐拥挤的路口，才想起腾出手来几下抓顺蓬乱的头发，再拨上一通电话。

“hey, 艾闯, 速来收货。”

只听得电话那边很痛快快地接了起来却半天不应，只发出一阵“嗯”、“啊”、“哦”、“喔”、“是啊”、“好了”、“丝丝啦啦”之类飘渺模糊的动静，中间空白不止三分钟。

顿时心肝肉都疼啊，一分钟三毛等噪音。

“艾闯？！艾闯！”

“呼……好了，别鬼叫！听到刚才精彩的对话没？”

“我有多想听？你当散播你的绯闻能换钱？”

“心情正high，不予理睬！朵朵我走运到爆！你居然没听到……就刚才，嘻嘻，手痒，小试了一下Dior新来的那支眼影，效果呦……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成天拉长死人脸的蔡某人来巡视啊，我来不及搞掉，顺手抓了张宣传页挡脸，骗他说我红眼病，这样他也信了！名正言顺休假一天，带薪的！”

“必须膜拜……不啰嗦了，晚上来拿货！拜——”

“别啊……今天，档期满了……”

“管你什么档期！这批里面可有你说的那什么鱼酱，最新鲜的，你不一直催着要的吗？看着不错，你不来，我今晚就夹馒头吃了……”

“是鱼子酱精华啊，乖，涂脸的，千万别冲动……给我收好哈，改天过去。下午我要赶两场呢……”

“那明天。”

“哎，后天都满了……”

易朵朵立时烦躁起来。身边也不知是哪个没有好眼色的人，黏黏糊糊地跟着，挡住了她右半边视线。瞥一眼，一个十七八岁上下，染了黄毛，裤裆拖到膝盖的男孩，眼神闪烁着莫名的期待神采。怎么一早上老是遇到这种奇怪的小男孩？易朵朵的右手不自觉地胡乱挥动，扫苍蝇一样几下扫了过去，继续讲电话。

“八次了吧？艾闯，你一个星期相亲八次了。这么高频率在剩

男剩女圈里曝光，身价死都没涨，你过气的结局基本不需质疑！”

“嘿嘿，要说过气这事，我不担心。就咱冷静姐姐，有她这只大美人鱼在前面慢悠悠地晃悠，我这条小鱼儿还担心什么？算了，不说了，你也知道我是只可怜的小木偶，身上那根要命的线，全在母皇手里攥着。我啊，这会儿跑得基本断气，再晚点赶不上公车到家，母皇大发神威，我的结局就不是过气，是去死！”

易朵朵也听出她确实可怜巴巴、底气不足的样子，想想只得妥协：“好吧，好吧！看在闯妈的份上放了你，可是下周，麻烦空个档期必须归我，主要是钱钱……那一半货款要给我准备好。嗯，正好也叫上冷静一起，好久没有让你俩请我去春树私房菜腐败了……你们这次，哪个敢把我甩一边，我……”

“哈哈！难不成我不知道你，最惦记的哪是我啊，是我欠你的钱。不过这次你确实太 nice了，么！到时再派个花美男给孤单的你做补偿吧……千万别吃我的鱼子酱精华！么么！”

其实易朵朵还真的是指望这点钱救命，近一段时间她现金流严重告急，现在看来也只有靠手上给同事带的这一袋子来填满荷包了。

懊恼地收线，抬眼一看，刚才那个黏糊在身边的男孩还没走。

“姐姐有空吗？耽误你一点时间。这有一份调查表，请你……”

“没空。”易朵朵打断对方，拔腿向前。

那张执着的小脸再次挡了上来：“就耽误你一分钟，姐姐，参加我们的活动有礼品赠送！”

这一句话里只有“礼品”俩字被易朵朵的耳朵接收了，但力量却大到令她左脚险些绊了右脚，一个踉跄衔接180度扭身，把头直直地探向小男生。只见小男生张开的手里摊着一袋小得可怜的洗

发露试用装，大概也只有2ml左右。易朵朵立时眉梢上扬，劈手过去，小男生跳后一步，小心提醒：“要先填单子才有礼品。”

“好，这就填！”易朵朵尽力在脸上堆足了笑，心里默默算笔快帐：新品试用装，2ml，填十张20ml，填……做人千万不要太贪，这次只需凑够一整瓶。

“嗯，小兄弟，你好辛苦，还有多少张呢？姐姐帮你把它们都填满吧。”

“谢谢姐姐，可是一个人只能填一份。”

“这个我当然知道！你放心，每一份我都会换不同的姓名和笔迹填好。”

“啊？”

“很奇怪吗？这样效率很高啊。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我帮你把这些填满，你呢，早早做完了工作还可以去陪女朋友……”

“真的不行……”

“没问题的！拿来！”

“啊，别抢啊！”

于是，在这样一个清新美好之晨，集中于这一刻钟内在此擦身的路人甲乙丙丁都有幸欣赏到了某调查员小弟被某青年女子威逼挟持，一路拖曳，急速奔向隐蔽街角的离奇一景。

被闲言碎语的无情之剑捎带上的冷静一路上轻轻打了几个喷嚏。

所以在微微偏头掩住口角的瞬间，她没有看到，与她驾驶的红色马六并行了片刻的那辆公交上，艾闯被挤贴在玻璃车门上变了形的五官，也没看到独霸街角大肆抢夺2ml洗发露的朵朵表妹飞扬向四面八方的倔强发丝。

今天的冷静一如平常，一丝不苟地穿着整身纯色套装。眼下的这身酒红色很衬她那张散发着柔和哑光色泽的紧致小脸，两片细心描画过的暗金棕色薄软唇瓣，连嘴角都修饰成微翘的线条，再加上一副黑超覆盖住了半张脸，在其背后层层晕染了咖啡色彩的美眸便格外情绪难辨。

类似这种装扮的好处也正是它不会轻易透露出有关这女人芳龄几许，心情起落以及昨夜有否彻夜狂欢或暗自饮泣的丝毫信息。

时针指向8点45分，不早不晚。马六匀速驶入万向国际大厦的地下停车库。看见冷静的车，同在地库的其他几位男性车主都不由放慢了手中的动作，期待车门开启，得以一窥车主人那精致细腻脚踝和小腿。

而地库的暗角正有一台银色马三露出家族遗传式的谄媚傻笑，虔诚地朝向冷静的马六，从中钻出一个着了一身黯淡灰色的年轻男子，逆着所有夹杂妒意和杀气的目光走向马六车尾。

他默默站定看她。这会儿，冷静正一面查看手机上的工作日程一面讲着电话，声音轻缓低柔：“……下个周二吧，嗯，可以啊。那，到时候见了哦，朵朵。”

紧接着收线，熄火，利利落落走下车来。把几叠文件夹在臂下，一手提起那只方方正正的名品包包一手甩上车门，边走向车尾边回身锁上车子。

五秒钟，待她路过他身边，只取下墨镜，轻微颌首向他问了声：“早，乔楚。”

语气神色无惊无喜，脚步亦不打算停。

他赶紧回神过来，低头躲开周围仍旧不停扫射的目光流弹，悄没声儿地将手伸向冷静手中的包。

“我来。”

“谢谢，不必。”

但乔楚已把包拿到了手里，见她并没有过多推拒，便自顾自地说，“你还记得置信投资的那个Jacky吗？我们最近常在一起聚。”

“哦？”

“他听说我每晚都要喝一杯Tequila才能睡踏实，呵呵，居然搞来据说是他太爷爷还是祖太爷爷亲传的中药方子，我说不用，他偏让我试试看，说整个北京城不会有比这个对失眠更管用的了。我就说试试吧，结果……”

冷静的电话恰在这时嘟嘟响起。

“是，请讲……”听了片刻，冷静眉目微蹙，“哦，居然会有这样的打算……那么另两家是？嗯，清楚了。这次，真是无以言谢……呵呵，那说定了，再见！”

见她讲完了电话，乔楚低头继续刚才被打断的话题：“……就说这药，配起来是有点繁琐，但吃了几次呢，的确睡得好多了。”

说毕抬头，发现自己迎上的是已经转身站定的冷静，冰冷的神色让他的178身高完全不敢俯视她的168。

犹豫着，还是要把话说完：“……我想这次给你也配一些……”

两份文件迎面“唰”地甩了过来。

“谢了。如果看了这样的创意也一样能让我睡好，那才真是天下难找的灵药。看看你调教的两位干将的杰作！”

乔楚抬眼看看冷静动怒的神色，忙捧牢文件，匆匆翻过一遍，然后略微沉吟：“我也认为部分构思是需要继续探讨……还余下一星期，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做出更完美的调整。我想，要再给小路和

Tim他们两个多一些信任，毕竟是新人，贵在一直很用心啊。”

冷静转过身，只甩给乔楚一个别着黑色发扣的后脑。

“但我一贯看重结果，这个，乔楚，你知道。另外重新纠正一点，我们的剩余时间是——两天。刚从coco那边得到的消息，VMC公司临时改变计划，时间提前，而且将是，三家比稿——康城、无限目前成为了我们云鼎国际的对手。我们要在他们之前拿出最好的创意。So，你觉得仅有信任和耐心是否就能赢？”冷静略停顿下来，吸一口气，压低嗓音，“现在是九点整，召集部门所有人，五分钟后在会议室聚齐。”

乔楚紧随其后，迅速照办，再无他话。

易朵朵甩甩填表单磨得发红的右手，急匆匆奔进《星周刊》娱乐周报狭小的院子。内里，七零八落停着十几辆自行车。

尽管《星周刊》立足当下所谓最赚钱的娱乐行业，而且也有个听着还算时尚的名头，但它的办公地点却有点寒酸古怪。其所在的这座红砖小二楼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产物，楼身外立面早已斑驳老旧难辨本色，整楼上下也只统共八间办公室，塞着包括广告部在内的20来个人。事实上，这里原本是某家机关报社的旧址，几年前旧主乔迁新址，卖了上层之间的一些面子，用稍低廉的租价将这里租给了《星周刊》。

收发室门口，看门的笑婶眼皮黏黏地合着，歪身倚靠在旧竹凳上打瞌睡。易朵朵放下手里的袋子，轻巧地凑到她身边，伸手捡走挂在她花白头发上的一片草叶。

“噢……朵朵啊。”老人瞌睡不深，醒了过来，笑咪咪地看向她面前同样弯了眼睛的易朵朵。

“笑婶，大清早偷懒！要是让厉总编看见……”

笑婶神色紧张起来，连忙掩住易朵朵的嘴巴。

“丫头，小点声啊，厉总编早来了，别咋咋呼呼的，看让她听见喽！”

“嗯？没看见她的车啊？”

笑婶四下看看，把嘴巴凑到易朵朵耳朵边上：“我也纳闷哪，一大早，没开车，跑来的……说新春新面貌，要练什么‘一指’！这‘一指’是什么气功啊，得这么练呐？”

易朵朵瞬间产生了给自己头上画三道黑线的冲动。十公里啊，乖乖隆地洞，还真有她的。转念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她不会打算推广开吧？”

小心，务必小心，万不能向厉总编正处于裂变初期的小宇宙上再浇一勺助燃剂。

易朵朵手忙脚乱地从行李袋里翻出一个铁皮罐子塞给笑婶：

“这个，奶粉，给你家兵兵的。”

“呦，都是外国字儿，这啥奶粉啊？”

“配方奶粉。你家兵兵不是吃什么奶粉都拉肚子吗？听说吃一罐这个就好啦。”

“朵朵啊，唉，谢谢，兵兵他妈妈刚去上海一个月，可把孩子折腾坏了……家里这个样子，他妈妈不去做工怎么过啊……哦，这么大一罐，要多少钱哪？”笑婶低头翻着自己的衣兜。

易朵朵指指脚边的袋子：“托他们的福，七七八八买这么多，美国那边的大超市一高兴了就免费送了一罐，正好就拿给兵兵吃，哈哈！走啦！”

“哎……朵朵……”

易朵朵加快脚步，再不接话，心里的小鼓敲得厉害，实在担心着一路上左右耽搁到现在，等会进到办公室会不会刚好碰上厉总编的枪口。全社的人都知道厉总编就是一座活火山，能量巨大且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一般人不敢轻易靠近。待她气喘吁吁地站到了办公室门口，看见屋里面，同事婷婷、老张等人端端正正地坐着，各自偷菜、战僵尸、讲电话，忙而不乱，井然有序，遂松了一口气。

眼下这群忙人们都没注意到易朵朵进来，易朵朵也没有跟他们打招呼的打算，只闷不出声地奋力擎起袋子重重放到自己的那张桌上，袋子里的硬盒子磕着桌面，发出“嘭”的一声闷响，正涂指甲的婷婷偏头循声看去，“啊”的叫起来：“是我亲爱的眼部修护精华到了吗？”

“是你亲爱的快晕倒的我到了。”易朵朵重重地把自己扔进座椅，拿起杯子喝上一口水。

婷婷张开十指跳起来，快步跑到走廊把另几间办公室的人——小声通知一遍，然后返身冲到易朵朵桌前：“快帮我打开！”

隔壁办公室的几位同事陆陆续续地也跟着进到易朵朵这屋来了，几个人围着桌子，前倾着身体伸手翻腾口袋里各自订购的物品，把朵朵挤压在了中间。

“我媳妇儿的甜心小姐！”

“我的guess外套！”

“慢点，别碰花我的指甲油……”

眼前都是自己目前最应该哈着的财神爷，易朵朵却突然很不待见这些人对几样东西的迷狂嘴脸，加上这会儿被挤得实在难受，立刻单手奋力钻进人缝，精准地一把揪住了包袋的拉链接头：

